

卞白眉日记

(第二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合编

李德

卞白眉日记

(第二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合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白眉



晴窗度暑時... 卞白眉... 題詞... 紅白... 相問... 卞白眉... 題詞... 晴窗度暑時... 卞白眉... 題詞... 紅白... 相問... 卞白眉... 題詞... 晴窗度暑時... 卞白眉... 題詞... 紅白... 相問... 卞白眉... 題詞...

目 录 (卷二)

1928 年	1
1929 年	49
1930 年	89
1931 年	129
1932 年	167
1933 年	207
1934 年	243
1935 年	273
1936 年	309
1937 年	349
1938 年	399
1939 年	437

一九二八年

拔苦日记 (一)

昔人称庾稚恭为荒年谷，世事凌迟，大丈夫要当拯人胥溺，是以大禹手足胼胝，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栖栖皇皇，若不能自己者。往岁游西山碧云寺，戏数五百应真像，至一垂白眉瘦头陀曰拔众苦尊者，自是辄以拔众苦为职志。新年购得新日记册子，因以拔苦题名兼以自勸。

(昭若宋人夫國梁) 貧家則奢富家則儉傾家則懶起家則勤

要提

事記會社

(度溫) 候氣

時活

王君在路後解來洽談

為籌墊給養事浙江興業認款未確

室雅為應園(商)

沈孝美約至五華午飯

華備習金傳作我約只會中

人委合議先伯七堂事

事行內然因去是傳後寒寒宣納即表主謂言

軍第來出有秀街市

市代收因鄭名為幫忙張不題六座已表旗一後

為語於協和側園陰市

扣扣和上為地度事也協和書身合則合商學院

留林律師等事

錢多進來招主得見信往話中訪之彼不立需情亦通後

為國和後一切後代表財

計信信事款多多到時傳不令一函之我考回

值臨而仁此主初事身也

與之來後街勿傳信多以一函之為商信新事

時多權完昔以多事新可及信新事

六月十五日 (戊辰四月二十八日丙戌) (入霪) 金曜日 (即星期五)

民國十七年
國民日記

一月一日 星期日 晴。微冷，有风。浴。到行团拜并向各同事略加劝诫：（一）勿因亏空而做投机事业，转使亏空愈深；（二）经手行款应忠实处理，不可稍有含混，致（至）蹈侵蚀之嫌。此皆征之近事有所见而云然也。三儿昨日随南开球队进京，今日归。干臣及铭忠侄女均来午餐，新年庆祝复食火鸡。下午看电影。

一月二日 星期一 晴和。浴。院中散步。商会于省署商量借款一事，已将其公事转到各行，李奎五偕所谓马参议者到行访朗川一谈。朗川对付尚属不即不离，彼等遂亦无词而去。下午江馨甫来电话，谓王君直与王晓岩告渠曰：官方因各行观望不前颇不满意。似二王对江故甚其词，意在恫吓。江似为稍慑，询予两行应如何应付。余以为目前两行可不急之表示意见，看商会办理情形如何再定方针也。阅书。研究《大公报》附张内金融行市各指数。

一月三日 星期二 晴。浴。次量、容季来洽事并略谈。陶瑶阶来拜，未接晤。江苏公莹董事借巢季仙宅开会，余新被推为董事，往列席。马龙襄等又借造币厂明日开会，余仍囑朗川代表列席，以余明早即进京也。三儿随朗川同往大直沽看地。叔鲁自沪归，晚间到津。得四儿禀。

一月四日 星期三 晴和。浴。早车进京，上车后值法领事送客，与略谈；甘博士亦同车，略谈，未遇其他熟人。车中阅伦敦《水星月刊》。到京后，住六国饭店二十七号。午饭后，张济川来访，略谈。又在书摊上买英国出版书五本，均系欲购定而久未觅得其出版处者，颇快。午睡后，至中央公园散步，空气冷洁而无风土，精神为之一爽。往看梅妹不值，与廷辉略谈。回寓茶点。茶点后函内子。又致朗川等一函。又给四儿一谕，问协和验病价钱，并令代约时日。闻叔鲁今日晚车回京。幼伟来寓略谈，询津中所商借款情形。

一月五日 星期四 晴，稍冷。浴。理发。至中央公园散步。往大生银行取钱三百元，内二百系送外舅年下用。与王公、冯公洽谈一切。冯对直省借款事恐应付过于激烈至生异外事端。王则拟严词拒绝，后经解释，谓至多只能十万。如此，则迎、拒皆非，难乎其为分行经理矣。又沪收汉券事，欲北方各行辅助五十万。周作民次子娶妇往贺，值梁燕荪、谈丹崖等。群探津借款事，略敷衍数语即去。往看外舅。六儿、四儿俱来看我。晚得朗川信，谓津借款事改为直接向银行借一百五十万，今日津银行公会开会，早间电话洽谈同此。

一月六日 星期五 晴和。浴。往协和验病，到时已略迟。Dr. Willner 已诊视他客，乃先往牙科部用 X 光照牙，识 Dr. Anderson，其余各科明日再去。为津当局借款事，中、交及四银行总行当局集议结果决定只允借六十万，多则坚拒。但据朗川电话云，恐不照彼方所拟之数，此事决不能了。晚间闻汉卿云，彼得津电话，谓浙江兴业于所派之数十万内已允认八万，如是则六行之六十万断不能厌其欲矣。新派之数为中、交仍各二十五万，四行各十五万，浙江兴业十万，会内小银行二十万，会外十万。闻会内银行中只汇业认一万，会外无人担认，下午五时津银行公会仍开会。至大陆略坐谈。

一月七日 星期六 晴。浴。往协和验病，并用爱克斯光照心部像。与朗川电话两次，并接彼来函，大致总处所定数目，财厅未能承认。闻即有复文致各银行，得复后当即转总处也。得内子信，谓菊女因伊每月所需种种学费用钱太多，颇为难受。余进京日，晚间伊不能安睡，念及此事，竟至啜泣。内子以其知钱物艰难，谓为可爱，但我恐因此丧其活泼天真之性，且恐因系身体不健康之故方生此种思想，嘱内子注意。得三弟及二儿来信。

晚餐后阅书，打盹至十一时方醒。漱口后即就寝。

一月八日 星期日 阴，微冷。浴。纳川云早间来晤谈，久候未至。李丹荪来拜谈许时。大陆宿舍火幸未延烧即灭，往慰问。四、六两儿来午饭，饭后略憩。同四儿至平安看电影。晚，纳川及小逸先后来谈。

一月九日 星期一 晴和。浴。至中央公园散步。为纳川作介绍信致李祖恩。朗川来信，谓借款事前途不允减数，各总行复在银行公会接洽酌定，由各分行量予加数，但须加押品、添协饷为第一担保，又加二五附加税为第二担保，即就此意与朗川一函。幼伟以仰先剑拔弩张颇为不满，嘱设法加以劝解。

一月十日 星期二 阴，风沙，冷。至协和验病，初试脉跃自动绘图电机法，以盐水湿布束两手及在左腿通电机。又验眼、耳、鼻、喉，并约定明日验血。任、李致各总处一电，此间亦复电，大意与昨日所议者同，措词委婉之中颇带强硬态度。致朗川一函。廷弟、梅妹带美玉来寓晚饭并谈。此间公会宴王荫泰，往陪。王为王式通之子，人颇精敏。闻王荫泰言，日人中有主张“一年后共管中国”，又有主张“由国际联盟共管中国”者，并倡议先整理内债，以买中国人欢心。又闻傅作义见张作霖，张对之措词颇为得体，涿州事可无大问题。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浴。至协和验血，至十二时方出院。午后与冯公及楞兄、仰兄、伯权谈行中应整饬纲纪之处。冯对仰先以其意气骄蹇，颇为不满，此举实借此讽劝。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冷。浴。收拾行囊。至中央公园散步。在行午饭，闻津中借款有七十万即可了结说。晚车回津。朗川来一谈。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浴。中、交及四行所认之七十万元，内部尚未分配妥当，特约其余五行来商量，即各按一百一十分之几之成分分配。汉卿及孟钟又萌故态，意欲取巧，我陈述意见，而孟钟竟大发脾气，实甚可笑。结果即按原定成分分配。李、任约饭，未去。后约去谈话，对于借款数目彼等坚执不能略减，我等限于总行意旨亦不能略增，允为函总处疏通。上冯公一函。陈裕祺来谈。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浴。陶瑶阶来谈，即将昨起之信稿示之，彼颇以为满意。但我告以此信去未必有用，而我帮忙之能力亦仅此而已。上幼伟一信。威侄、凤儿自沪归。健翔甥外有所遇，有三日夜未回家，甥妇来泣，请干涉。内子好言劝之，但让纳川去开导健翔也。

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晴相间。浴。院中散步。致幼伟一函。至天升观影剧。在起士林买糕饼归，茶点。沈元裳夫人丧，往吊。

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浴。财厅借款事，早间许、陶来协商催办。午后李奎五、马云亭来相尼，乃以和蔼态度，挟犀利词锋，加以辩难，彼等方退，并约其余五行来，一商应付办法。各允去电总行，俟得复，再给彼方回答。得幼伟信，复以一函。关维庆来治事，谓军法课将祁仍奚于星期日交协和债权委员会，书记周姓遂写一收条与军法课，祁并留谓请假二三日，星期四当再出面。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浴。各总处来电，仍坚持借款之数至多只能七十万。许冠英、李奎五及马云亭均先后来接洽而去。李、马意在大借款外，另以他税再通融一二十万元；许冠英来所提出之一种税款亦不甚适用，允於研究后再考量也。程稚云来治事。约四行人来一谈。致总处一电，借款总额说定以八十万为限。微觉喉痛。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浴。财厅借款今日已缮定合同，我行亦签押。许冠英早晚均来接洽。萧锦堂来晤谈，据云：奉军尚有战斗力，若直鲁军则军心不固、士气颇衰。顺德奉军已去，但会匪仍未全退，县知事尚为彼等所委者，但办事尚较褚氏前次所派者为佳。又我行券在邢台流通者近百万，信用极佳。作两函与幼伟。为协和事去公会开会，我略坐即行，令凤苞代表。闻祁仍奚已赴保定。往梁大夫处就诊。

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和。浴。借款合同各行均签定，款亦大部分收齐。初汇业等行略生变化，意欲减数，后经交涉，始无问题。陶、许复各来商量通融小款事，严词拒绝。得幼伟信。霖甫来谈。汇二百元与外舅。以腥（猩）红热甚流行，拟注射预防，特商梁大夫明日来注射，并至新亚买注射液，闻价甚贵也。

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浴。至起士林对面理发馆理发。函致楞伯、仰先，并寄褚任内借款表去。讨赤征收房捐处来商借款，拒绝之后，又托张品题来商，亦拒之。陶瑶阶欲指协饷商垫款，拒之。盐商所商借款所定办法未允洽，亦拒未照借。蒙藏欠款未能清偿，李济川来商转期办法。见明史痴翁山水笔墨极精，惜索价太昂，千二百金。

孝逸和容季诗，词旨芳恻、格调婉扬，愧余不能用原韵，勉成一律，豪情硕语，亦别见心性也。

顾视清高气绝埃，浮名安足系怀哉。
笑看鸡犬同仙举，待拨虹霓引瑞来。
隐斗室惟书缱绻，抱冰心对雪低徊。
浣花原具经纶志，琢句钞词只费才。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浴。白君及陶瑶阶均来商量以协饷通融款项，均婉词坚拒。讨赤征收房捐处又派郑绍塘来商量借款，亦再拒之。下午回宅甚早。

偶步前塘咏所见

浅碧池塘无点埃，鲛鱼自得信优哉。
藻深渐亦忘钩近，腹满何尝贪饵来。
蓑笠烟波心向往，啸歌濠濮月徘徊。
磻溪皓首垂竿日，谁识平章万世才？

慰赠容季

腴馥残膏委积埃，人天间阻亦悲哉。
当前儿女牵情在，往事甘辛入念来。
缺月能圆空伫立，好花堪折重徘徊。
清玄贞逸刘公干，也为幽忧逞艳才。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浴。今日行中照例延长钟点办事，余以避免借款者之烦扰未到行。出散步。写昨日日记，并录埃韵诗与容季。晚间儿女团聚，甚欢乐。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早微阴，后转晴。浴。津中里同人及眷属集礼堂团拜，余复略致训词。陈天钧等先后来贺春。同大儿往戚、友家贺春。出散步。六儿齿痛往梁官照处医治。四叔岳母病喘，章甫招四儿去酌定方药。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和。浴。送儿女辈至溜冰场，即往拜一二亲友。又返至溜冰场看菊年等溜冰，并在广场内散步。午睡甚酣。四叔岳母昨晚病歿，偕内子往慰四叔岳。至起士林买点心归，茶点。晚凤苞来洽事，并持一二英文信来签字。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阴，傍晚飞雪。浴。回拜张干青及陶瑶阶，并携儿辈至利顺德看犹太人陈列之美术品。午睡适。阅书。晚至平安观影剧。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大雪，气候冷。浴。至利顺德扶轮社聚餐会。津中里甲、乙两种宿舍中均有传染病。下手谕嘱杨、沈、林三君筹备防止传染及延医消毒各事。与凤苞电话中一谈。阅书。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午间较和，晚冷。浴。将伦敦及美国《水星月刊》交天津印字馆装订。至英国球场踏雪。凤苞、次量及辅卿先后来洽事。作一简致梁大夫问注射防御针第二次事。

桂军在武汉者克湘军，蒋介石势力渐微弱。

北京军政会议无要领，内阁有局部改组说，王叔鲁有长财税说。杨宇霆派统三四军代韩麟春。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阴，西北风甚大，颇冷，下午转晴。浴。阅书。茶点后于五钟时，至平安电影院观影剧。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惟气候颇冷。浴。至英国球场略散步，并至新亚配药。下午往天升看电影。阅书数卷。津中里号房未将《晨报》送到，以其玩忽，训饬之。

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浴。假期已完，到行视事。季美、赞庭诸君来晤谈。林复沅侄女与陶璞如令郎结婚，往两家贺喜。陈鹤亭任懋业经理，今日接事，往贺。祁仍奚致协和债权委员会一函，谓委员会开会如须彼列席，彼可来津列席；又谓彼拟派人调阅帐册，制债权债务表，问会中能否允许。定星期三开委员会讨论。晚，彭儿学友何君、陈君来谈。陶瑶阶来晤谈。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浴。送存折至大生结算，取五十元交彭年。张紫垣、李组才先后来拜谈。次量用埃哉韵制两律，极清新可咏，诗如其人也。闻袁振生及仲荋明日到津，余亦拟星期五进京。美年约其学友唐、任二君来宅晚饭。

二月一日 星期三 晴。浴。陶瑶阶、倪崧生先后来拜谈。由行步至法公园，然后登车回宅。袁振翁及弟因事进京过津，午后到。在银行公会开协和债权委员会。会散后，复至甘博士处商量事件。晚间得三弟一电，以无电本未能翻译。

二月二日 星期四 晴和。浴。复三弟电并附去一函。其来电系约密码，函中改定办法去。张服五来商领券事。步至利顺德，扶轮会聚餐。回拜新运使邵君及稽核所长蔡君。余复被选为银行公会董事长，坚辞未得，容再设法。得外舅信谓明晚车来津。二弟偕袁振翁早车入京。鲁行需现三十万备妥，由孙传芳军车运去。楞伯电话一谈。协和债权委员会复祁喧一函。收拾行囊，以备明日进京。

雪中喜得静趣，漫成用孝逸《元日书怀》韵。近日雪诗，若次量喜雪之寄托遥深，容季对雪及雪霁之情韵幽婉，以此视彼，直百不当一也。

玉结晶莹夺月辉，纵横一白雪环围。

香生柏子添炉火，清其梅花点客衣。

起伏陂陀浑欲合，纷华色相渐相违。

门前幸绝繁车马，独倚瓊楼静掩扉。

岁始，追赋除夜之乐及所怀，叠前韵

柏叶香浓炉火辉，一门雍睦笑相围。

斟来芳醕盈眷爵，舞罢华灯映地衣。

宏济艰难初志在，浮沉富贵素心违。

明朝喜见民更始，万象龙腾日照扉。

二月三日 星期五 晴。早车同彭儿进京，住六国饭店二十六号，振生及仲蕻亦同寓。到寓后知许季符已在此久候，留之午饭并略谈。午后到行与总座等会谈。总处之意拟令鲁行收回鲁券，发行津券。余意此仅可以向（相）机顺势进行，不可矫揉造作、以图进攻。晚，小逸来寓谈并晚饭，四儿亦来。作函致香荪等。理发。

二月四日 星期六 阴。浴。至中央公园同二弟、大儿散步。在行与仲瑜、济川、伯明等略谈。仰先来寓拜谈甚久。游厂甸王庆云堂看拓片。四儿来晚饭。同二弟、大儿、四儿至真光看电影。

二月五日 星期日 阴，微有雪。浴。同大儿至北海散步。至梅妹处略坐，值希程。叔鲁约饭，亦谈津券设法向鲁推行事，余仍以渐进之法答之。奉票日落，官银号之总办彭相亭条陈办法中有借款三千万之说，内中一千万拟向银行商借。回寓小憩，补写日记。同寓中有刘宇清者，现在哈尔滨办德亚洋行事。其手中有一种特种国库券，前年即拟托我为想办法，复来就谈提此事，余与之略为敷衍，即托词而去。仰先约晚饭。

二月六日 星期一 阴，有风，冷。浴。至协和拔尽根牙，医士手术极好，没三秒钟即拔去。拔后虽药性已去，亦不觉痛。尽日在寓休息。彭儿亦拔牙，惟彼之牙太坚，且所生地位不易拔，拔时颇费事。拔后肿痛，终日用冰水外治，并偃卧尽日。彭儿学友沈君来略谈。廷辉及梅妹携美玉来坐，未久即去。睡未久，以彭儿时用冰水不能安眠，即移至二十五号住。以彭儿流血多，电话问四儿意见。

二月七日 星期二 晴。浴。顾敦甫来略谈。函致内子。午后到行看庆云堂送来之拓片。与王、冯二公略谈。闻振生言，奉方拟向关内银行借款之意颇切。与季符略谈鲁事，彼颇以我之渐进主义为然也。威年来午饭，晚复同六儿来寓。梅妹来寓谈并晚饭。

二月八日 星期三 晴。浴。往协和治牙，彭儿以拔牙后颐肿未消并略有热度，即留住医院。午后到行略坐，归寓茶点后出散步。得母亲及内子信，并附来三弟函。复三弟函，并拍与一电。小逸来谈。

二月九日 星期四 晴。浴。至协和接彭儿，出到中央公园散步。午后与幼伟一谈应付奉方借款方法。晚车回津。致冯玉潜一函，告以一时无法安插方梧生。

与孝逸论诗，即用其来诗原韵

崇古卑今未许论，诗人超旨几窥门。

精思欲避庸凡境，隶事希无斧凿痕。

汉魏齐梁因代异，苏黄李杜各师尊。

喜君独具真知见，通贯含融斯道存。

二月十日 星期五 晴。浴。陶瑶阶来谈运署以盐商期条押借一万五千元。回宅午饭时，步至法公园始上车。为祁仍奚出席协和委员会事约霖甫等来行一商办法。至起士林茶点。协和委员会开会时，祁仍奚到场陈述所拟清理之意见，各委员答以俟开债权人大会酌定后，再将赞否之意见转告之，并酌定下星期二五钟开债权人大会。章以吴来约于下礼拜三午十二点往联青社演说。蒯若木来办存汇款事，并交下一千元嘱暂代收。

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浴。陶瑶阶来谈请为介绍一人助其整理金库帐务等

事，允为代约章苍澜，但不知其允就否也。鸿卿来谈。与王君式等研究购买预备建筑仓库地皮事。同三儿由行步行至英中街公园，登车回宅午饭。往谒外舅，并至四婢灵前行礼。巢季仙、张芝轩先后来行谈。四钟后即回宅茶点。凤苞来谈，京奉路购道木嘱我行为做押汇与定合同，凤苞送稿来核。

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阴晴相间，微有风。浴。侍母亲并携菊女趋（驱）车至马厂后，至特别一区公园小步，并往起士林、天玉顺、协和烟公司购物品。林复区夫人寿，偕内子往祝。晚请外舅及诸叔岳暨章甫、景西等在宅晚饭。

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浴。至皇宫看 Hotchkis 女士油画及水彩画展览之作品。其中以 Moolight Figure（月下佛像）一帧为最精，惟索价甚昂。后询之女士知为日本某寺佛像，不易入寺描写，故仍欲自留，等于非卖品也。余终选购北海小西天景及潭柘寺景各一帧。至英球场小步。理发。至梁官照处拟治牙，以彼无暇约定明日下午三时去镶治。得三弟信，复去一函。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浴。仁记洋行华生来商洽通融款项事。陶瑶阶来谈。张服五来谈。午后至皇宫饭店将所购之画取回。至梁官照处补牙。协和债权人大会商量如何应付祁暄之请求，结果主张清理事务须仍由债权人主持，但可容纳祁等从旁相助，并指定委员三人与祁接洽。银行公会办事员侯绍华带现款六十元到中国银行来，据云款遗在洋车内，忘却携入，因此遗失。但数月之款，彼不按月交到，而聚积如此之多，方始带来，情不可恕，嫌疑实多也。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浴。梁新明自晋来，谓自李从龙由阎派为监理员后，对于我行种种设法破坏，来请示办法。为函仰先、楞伯请彼等指示办法。陶瑶阶来谈。鸿卿、誉宣先后来谈。江苏会馆翁办事员将会馆义园公莹等存折交来，并取签字样去，将会馆等存盐业款改存我行。联青社约午饭，并请演说。四叔岳母出殡，往行礼。银行公会董事会讨论处置侯绍华事，派辅卿去代表。新学书院开董事会，往列席。大儿自京归。

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浴。侯绍华之兄来求开释其弟，嘱由辅卿、朗川代见。浚泉来谈。与凤苞等研究我行与京奉新定之押汇合同稿。许冠英来谈。扶轮会聚餐，魏冲叔演说其翻译西洋说部之经历，照例须会员答谢，主席指余答谢，余起略致词。

祁仍奚之律师周君来谈，谓祁在军法课时为陈祝三迫胁，陆续交出财产甚多，但未签字过户。现陈迫彼签字，如不照办即有生命危险。但签字过户，恐妨碍他债权人权利又生轱辘，来商办法。余答以未便单独发表意见，但就常理论事，以持平整理为妥。后中法巴君、林斐成律师来，祁暄五钟亦到，余等遂将前日债权会议议决案告之。后祁与巴君商量借法工部局势力抵抗陈祝三方法，巴君允为帮忙。得二弟信，大约奉天向奉行借款事仍不能免也，又谓南方谓冯、卞助逆购械，禁告勿交款。总处已复电辩正，此亦可笑之事也。

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浴。中法巴君来电话，谓祁与中元之轱辘，闻我已与霖甫言之，而霖甫已告中元注意云云。我告以我与霖甫接洽系闻祁之律师言，霖甫早知此事，至于巴、祁所洽商之办法，则未为漏消息也。拟请林行规为委员会律师，约吴希之来一商，并嘱其劝驾。约刘明扬律师来一商谈。关祖章来见谈。炼铜厂郑君来商垫款事。苍澜来谈以瑶阶拟约彼去整理省行帐目嘱我相约也。协和委员会开会商量聘请律师等事。又林行规谓清算事恐仍以法庭监督为宜，因嘱林律师与祁处律师接头后再定办法。汇美金百元与柏儿。

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浴。报载陈祝三、王璧侯及祁暄三人在国民饭店秘密接洽事件，有妨碍其他债权人权利之行为，为中法银行侦知，由工部局将陈等三人捕去，王、祁已取保出，陈尚拘系。后巴君来亦略谈此事，据云搜出证据甚多也。由行步行至东方铁厂，然后坐车回宅。午饭。银行公会开会，商量以后会中稽核帐目事以及处分侯绍华办法。为侯绍华事幼伟来一函，复以一信。威侄及凤儿赴沪。

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微风略冷。浴。记昨日日记。携彭儿、菊女出散步至倪家花园，母亲及内子等乘车至。午饭后小睡甚适。大生银行股东会往列席。除照例议案外，并选协理、董事、监事。关维庆送来协和债权大会及委员会议事录，稿中有应行修正之处，午后为之修改。三益公司约晚饭，未去。

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浴。二弟由京通车回沪，至新站登车与之一谈。奉当局为整理奉票事，向奉中、交拟各借二百五十万元，先交五分之一，振生颇着急，有欲津行助力之意。陶瑶阶来谈。张服五来谈，谓吕燮甫云，盼我勿过于积极为此间当局帮忙。我表示我素持之正大之态度，我之办事纯以卫行为主，以我行与社会关系太重，卫行亦正所以保社会。有时委曲求全，亦正有不得已之理由。譬之，孙中山以救国自任，不得已时，亦当有联段、联奉之举，以大例小，亦何独不然？晚张影香来托事。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浴。何亚农来与略谈，闻系幼伟电约其来津也。致仰先一函。为存沪金债券事致仲瑜及济川一函。为内子复张兴之夫人一函，并将其存单二千元寄去。午睡甚适。协和债权委员会开会，会中法巴君报告，报告侦捕陈祝三等情形。十六姑来函借钱，作答去。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阴，大风，黄沙蔽日。浴。嘱次量、容季分别办关于协和清理事宜之稿件。得仲瑜信，谓今晚车来津，准明日到行，按我昨函所嘱检查津行帐目。陶瑶阶来谈，谓可为张影香调一面子较好之事。晚阅 C. E. Ayres; "Science the False Messiah".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风沙仍未尽减。浴。仲瑜来行检查帐目事，与之略谈京行欠沪各款情形。扶轮会聚餐。运署新会计科长吴君来商以协饷借款，告以一二万之数或尚可帮忙，多则无法办理。陶瑶阶来略谈。季美来谈，谓葛玉群有女现方择配，颇有意于彭儿等，余即将平素对于子女婚姻之意见告之。幼伟召梁鉴如进京。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浴。林斐成来谈，与商关于协和各节。邵运使来函商向中、交、四行合借三十万元，馨甫来接洽办法，约明日下午会谈。殷郁之有志于省行事，晚间来一谈。余告以只能介绍彼与陶瑶阶等相识，不能直接推荐也。祁暄交陈祝三各契据现在法领署保管者，多非值价之品，今日看其清单，更为明显。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浴。赞庭、誉宣先后来谈。林斐成来谈祁暄之律师关于清理各意见。回宅午饭时由行步至东方铁厂方登车。运署吴科长来谈，告以借款一层我等只可就权力范围内酌量认数，此外则非请示总处不可。三钟集交行及四行诸君来一会商，商定中、交先各认两万，四行先各认一万，共八万元。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午后有风。浴。次量为侯绍华事来宅略谈。侍母亲及偕内子携菊女驱车出游，并至祥顺合买水果等。午间约仲瑜、友梅、鉴如及香荪等在宅便饭。与郑天翔谈哈尔滨贸易情形事。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有风，气候冷。浴。函致二弟，大意谓奉方借款只能

视力量大小酌予通融，若时时以保全发行权为念，则必时时受其挟持，徒自束缚，尚不如省钱以自了债务也。晚间又得彼一函复，荐其长官处幕友子为练习生，因一时无法可设，作函复之。复纳川一信。得弢哥信，谓侄女夔年字孟调臣子，复一函。协和委员会开会，商定每星期三下午五点在我行开会一次。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阴，微雨，堕地即成冰，颇冷。浴。祁暄之律师有函致行，索阅协和面粉押款之栈单，拟复以应与委员会接洽。又祁暄来信，谓协和贸易组织清理处拟在委员会借用房屋办公。余以其组织清理处若对外公布，颇足淆视听，因将来函寄林律师拟复。陶瑶阶来谈。寄张影香一简。褚母寿，随众往一祝。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阴，雨雾交集，地冻成薄冰。浴。张服五来商事。复祁暄之律师周、叶二君一函。吴福和君来，商协饷借款事，以八万为不足，意欲增加。江馨甫有与特别通融之意，不知何故？余答以总处未允增加前不敢轻自作主，如交行能加，我处或可比例办理，对总行方易措词，俟彼来信后，当再为会商也。闻幼伟晚车来，派人去接，知未来，仅黄伯权来也。寄一简与关维庆。程稚云来谈。

三月一日 星期四 阴，雾湿。浴。中孚董事会及股东会，今日均以事羁牵未得去。黄伯权来行略谈。扶轮会聚餐。吴福和来商借款事，最离奇者即谓借款利息合同定一分四，银行只可实得一分，余则归彼经手者。告以向无此例，是亦庸妄人也，似较陶瑶阶为尤劣。江馨甫徒此其为任振采之同乡，遂欲大为尽力。余表示如交行能加多数，我行仿效为之，对总处方有说词。厥后六行会商，中、交再各加一万，凑成十万，如彼不行，或四行再凑两万，合成十二万完卷。如彼以为不足，亦只好听之。潘律师来谈。季美、鸿卿、服五先后来谈。

雪后感赋

郊原莽莽白生辉，雪没蹄深猎解围。

堆面未堪饥作饼，拥裘谁复念无衣。

莹松被野看何际，投火成金愿总违。

郑侠流民图近似，万家炊断堵寒扉。

三月二日 星期五 晴。风甚壮，沙土重。浴。陶瑶阶来谈，其于运署借款，颇望其速成，语意中颇带催促之意，似暗幕中又有彼指使也。午后，吴福和、吴福康弟兄同来催办，意在至少非借到二十万不可，且谓交行已允许六万。后约馨甫来一谈，彼亦无办法。四行只各加五千，现在已凑之数为十二万，再加恐极为难也。约陈彰寿来一谈。代威侄妇汇二百元至大连，寄其太夫人。

三月三日 星期六 晴。浴。蒯若木、范季美先后来谈。银行公会开会，对于侯绍华失款事，主张不能允其以田契作抵，但应取保设法，以现款归债，又通过以后公会一切用款等办法。四钟半回宅茶点。五时半往平安观影剧。

三月四日 星期日 晴。浴。清理衣柜。阅《说文解字笺注》。上三层楼理书。菊女试制朱古力糕甚佳。晚上张影香来见谈。尽日未出。

三月五日 星期一 晴。浴。林律师已将托办各件寄来，其中若委员会之通告，今日即送登报。又复祁暄之信亦缮发。范旭东来谈，谓三四方面仍欲加久大税，稽核所允助久大抵拒，以扣发直隶协饷为挟持。午饭时步至英中街公园，然后登车返宅。汇理日前忽向外国跑合声言，不收购我行抬头之外币汇票存放同业项下，我行在彼尚有大量存款，因

悉数提回。今日适远东欲售汇票，辗转托由汇理出名代卖，汇理可得较厚手续费，买主适为我行，见系汇理抬头，我亦拒不收买。汇理遂嘱其帐房一切与我断绝关系。其帐房譬质甫来说和我行，遂将经过情形告之。汇理经理遂称不收我行抬头一层，系属误会，颇具退让之意，遂和解。函二弟嘱筹备还十五姑母之款。函 Houghton Mifflin，催问所定书籍何尚未到。

三月六日 星期二 晴，晚有风，较冷。浴。仲瑜复由京来略谈。闻奉当局借款现已说定中、交各一百万，对于四行又另有商借之法。聂汤谷来见谈，嘱为渤海公司招股。步至英公园，后归午饭。吴福康来，仍商量协饷借款事，云十五万元即可满意，原凑足十二万，中、交再各加一万，余一万由四行凑数，但彼等仍未允办。谕四儿，又函济川。

三月七日 星期三 阴，飞霰。浴。仰先明日赴沪，恐不及登车与之细谈，特作一简致之。晚得彼来信谓有要事面谈，如此恐不能不去也。黄菊秋来办存款事一谈。协和委员会开会通过各案。吴福康又来洽借款事。晚间，辅卿、次量、凤苞约仲瑜去凤苞宅晚饭，往陪。美律师福克斯来函谓有案件须向道胜清理员接洽，问信应送何处，复以送清理处。

三月八日 星期四 晴。浴。仰先南下过津，登车与之一谈。闻宁蒋又拟与中、交借款，为数颇巨，正在抵拒之中也。内子生日，同往起士林午饭。扶轮会今日未能去，函去请假。理发。六儿自京归。

三月九日 星期五 晴，有风。浴。陶瑶阶来谈。五族银行现已停业，而坚请不废领券合同，复函拒之。总处将派员去汉属稽核帐目，并调香荪同往。彼以病体初痊，不胜舟车之苦，为函楞伯请免。有赵世城者来见谈，问王叔鲁是否欲作财长，彼有门路可为运动，答以向不过问；又问阎财长是否欲向津银界借款，答以无此事，是亦妄人也。晚，意领事宴客，《华北明星报》主人福克斯与余同席。彼以前来曾商借款遭拒，席间对我忽作无礼之词。余仍以缙绅态度对之，彼亦后悔，复赔礼。意公使演说，彼则大声呼为妄言，且询我彼之评论当否。余答以今晚应尊敬主人，不能妄作评论。彼似神经错乱，非病狂则醉也。

三月十日 星期六 晴暖。浴。赞庭来谈。陶瑶阶来商临时垫款事。林斐成来洽事，闻彼云祁喧方面有谓委员会将彼处重要帐簿拍卖之说，因约关维庆来一谈。郑少堂等约去大华午饭。午后回宅憩。料理行囊，以备明早进京。容季来略谈。闻诚甫姨丈病笃。

三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微冷。早车偕内子携菊女进京，六儿亦同行，威侄媳同行。到京后住德国饭店，住客均从孝顺胡同入门。住室为十一及十二两号，房向北临街，车马声喧，晚间不甚清静。四儿、六儿同在寓午饭。至甘石谒外舅一谈。往访纳川一谈，其现在北大教英文，每日至北海读书，甚闲逸也。季皋丈亦住德国饭店，晚餐时相值，略叙契阔。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和。浴。偕内子携菊女至北海公园散步。到行后闻王、冯二公言此间当局以在奉向两行所商借款不甚满意，欲在关内向两行大肆敲拍，有同生共死之语。王尚坚定，冯颇惶惑，并有嘱予今晚回津之意。余则以为不必如此张皇，余仍当从容回津，以示镇定。梅妹同美玉甥来午饭。午后到行与姚、张略洽京行各事。闻交通部以交行前将交部存款划抵戊通欠帐，约二百余万元，有迫令交出之说。写日记。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早晴，下午阴。浴。偕内子携菊女至中央公园散步。闻当局意思稍和缓，但仍有交、中、边业三行五成准备，责令发券接济政府用途之说。王以与梁

在政治上争地位，颇耍手段，结果恐两败俱伤，且于两行均不利。幼伟午后约谈，颇牢骚。与楞伯洽谈，预备当局有查帐之举。至正昌茶点。晚在东兴楼偕京行同人春宴，内子及小妹亦携菊女去东兴楼晚饭。

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和。浴。至北海散步。王、冯二公约谈，嘱筹应付当局之法。余以为只有劝彼等另组银行之银行或较可脱卸，然其影响市面，后患亦正复无穷。沈吉甫约谈，且有祁暄在座。沈似受祁鼓动反对协定案，主张复审查债权确数。其意颇以为祁甚可靠而债权人反不可靠者，其人思想之奇异，真不可解也。晚车回津。得琢臣信。震修致冯函，谓南政府有向沪行强借千万之意。

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浴。与香荪一谈总处派彼往查汉属之真意。告剑秋改制内容表法。约关维庆来一谈。潘律师来谈，嘱其转请林律师向沈吉甫询明真意。美商务参赞安诺德来谈，因约其同至扶轮会午餐，聆精琦博士演说欧战后各国财政经济状况。其主要之点谓各国经济转机均凭下列要素：（一）稳固政府；（二）稳定货币；（三）收支适合之预算；（四）清偿债务、保持信用。论英、德情形颇详。李组才来洽事。祝任望南太夫人寿。协和债权委员会开会，余报告昨日与沈吉甫接洽之情形。议决限祁暄尽下星期三前将协定书签字，否则即送法庭按破产法办。从英、美所买书均到。函琢臣及仲弗。函内子。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颇暖。浴。函致仲瑜、济川论应付目前恶劣环境之方针。致王、冯二公一函论应付当局迫令发钞垫款之策，由次量起稿。约潘律师来一谈。程稚云来谈。步至利顺德门口登车返宅午饭。马建侯来办存款事。郑元翔进京托之带书二本与菊女并附去一函。

三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暖，春气盎然。浴。工程师景明来洽谈。胡光镛来谈，并于其前在协和所做押汇之纠葛嘱为设法。闻京中政府于各行在京津之发行，无论新旧，一律抽税百分之五。函致幼伟表示意见如下：（一）定发行额，额外课以一次之税；（二）减税率；（三）各行有财部欠款者纳税时应比例的减交现款。张鸣冈自唐山来略谈。午饭前散步。起士林茶点后，理发。

晚得冯公信谓杨邻葛已进京，对于当局责款事允为调停，但须由中、交、边及四行共筹三百二十万元（各四分之一），补充两个月军政费。梁、王已屈服照允，但张帅尚不允。如此轻办，实则如此办去，于头寸已大有影响，余因函致冯公表示不满之态度。

三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风。浴。侍母亲并携三儿至俄公园散步，归途到祥泰义买水果。通惠公司张少峰（英麟）来见谈，谓前曾在中孚办事俞德培（勛成）现充南京造币厂长，欲与沪上银行结识，嘱为介绍四行，允为函托宋、贝代为介绍。王彦候来拜谈，彼现为恒源董事，拟向银行商量借款。《Why we Behave like human Beings》一书遍找不得，函询大、四、五、六诸儿。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和。浴。得林律师信，多左袒懋业之词，于其按债权大小投票之方法谓应与承认。复函询以进行步骤及法律根据。为俞德培事致震修一函。仲瑜来信，谓常荫槐以交行拒绝付还存款，坚欲扣抵戊通帐目一节，本欲令各路停收交券，现已和缓，免其实行，但交行亦允交还一百八十万元，八十万元交现，余百万作定存。任振采有戚友窃其在中南存款之支票，假其签字在中南取款二万元，改名存之我行，后即取去，任来察看签字痕迹。陶瑶阶以存正金存单九万元，拟通融款项。允拟俟正金证明到期照付后，可为酌办。午饭前散步。付三益会款。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风甚大。浴。得楞伯信，谓王、梁被召入府，张声色俱厉，责令中、交照彼计划发行，否则即取消发行权云云。后经王对答，以先审核财政收支规定预算着手，因此暂迫延宕。吴仲言来办存款转期事。张服五来谈。陶瑶阶来洽办以正金存单押款事，惟正金来函，谓到期尚须视东京有无信来方定付否。余因有此情形，不允押借，后陶复约成莘访来一商，亦无结果。得仲瑜等信，谓孙馨远商借款，大致由鲁担任。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晚风微冷。浴。祁暄已将合约签定送来，其所请求之两点，亦尚近理，故委员会即允其照办。霖甫约陈漱六午饭往陪。履园来谈，谓南中友人颇谅我应付外界之态度。我之方法纯粹以机关应付机关，无个人交情及党派之见杂乎其间，故能不即不离而稍可免于咎戾也。协和委员会例会。得内子信。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浴。陶瑶阶治事。扶轮会聚餐，演讲者论体中细核与人性情相关之点，亦行为主义之支论也。至中街中国图书馆择购书籍。报载张绍曾为人约在“书寓”中饮宴，被刺身死。早起临窗见筑道工役辛勤操作，颇生感触。念道成以后，所享用者我辈，平砥之道可以驱车，可以散步，藉以得愉快身体。我辈受此幸福，将何以报此辈劳动者？吾人至少程限，亦须忠勤职务，虽不能使彼辈直接受我之报德，亦须使彼间接受之也。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浴。林斐成来洽谈一切。新造币厂监督刘韵樵来拜谈。晚颜骏人约在其宅中小聚，散时甚迟。得京电话，嘱明日进京。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早车进京，住六国饭店。午后到行，闻叔鲁言，奉张仍强发钞二千万，梁燕荪已应允，我行拟坚拒，嘱预备一切云。与仲瑜等略谈办法。至甘石桥与菊女盘桓许时。楞伯来寓交到定密电报，明日为之带津拍发也。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阴，有风。早车回津。幼伟由津浦快车来，午后至利顺德晤谈。仰先自南归过津，未下车，余亦未及上车与谈。

孙世伟今日来津，有明日接任说。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浴。新省长孙世伟接任，偕商会会长及诸会董往贺，并略接谈。渠谓日后尚须大家帮忙，答以省长系曾在金融界有经历者，有暇当再细陈金融界及商界疾苦。午后往见幼伟一谈。闻卢润泉亦不主张发券，有坚强抵抗之意，燕荪亦微有觉悟，后李钟楚来谈，亦表示不受乱命之态度。林斐成、程稚云先后到行谈。致楞伯一函。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浴。致总处一电，声明大宗官厅借款难予承担。公权复叔鲁定密亲为译就，作函交容季带京。又致张、姚一函，品清一函。午饭前散步，至新亚配药。得楞伯信，谓前途已改办法，有令三行月垫五十余万元，先垫三个月之说。此仍不易办之事也。至利顺德与幼伟一谈。仰先来电，谓明日早车来。汇二十元与潘姑母。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浴。致姚、张一函。得副总裁电。仰先自京来，午后余往利顺德与冯公及仰先一谈。仰先于中央借款一事，亦谓须有切实归还办法，且须事先声明于第一个月垫款交后，第二、三个月如实有困难情形，应请准免交，余并将津行实际内容示之。幼伟、仰先一同返京，送之至站。冯致公权定密为译发。协和委员会开会。常之英以垦业等钞票为路局拒收事业探询一切。容季来谈。得楞伯信复以一函。得琢成信复去，并将其原信附寄仲莠。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浴。许冠英、叶文樵先后来谈。至扶轮会聚餐。往拜陈道原。去外国银行预备借库存未发行之钞票。综合行中帐目之紧要者。函致内子。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晴相间。浴。周志厚辞职，叶文樵来取回保证书。总分行科目内各帐内容由康菊农制成细表，特抄一份寄楞伯，并附以一函。倪崧生约在起士林午饭，步往。仲瑜来电话，谓沪行已办到准备公开，晚间得仰先信转来沪电相同。饭后回宅小睡。程稚云来谈。李祖基自沪来略坐谈。约吴义之一谈，拟约其赴青岛一行也。得美儿信，复以一函。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雨，大有南方春雨意味。浴。黔行蹇行长来拜谈。盐、金、大陆诸行在津开股东会，分行来人甚多，在大华饭店设宴待之。得大儿稟并步月诗，为之改易数字，复谕去。饭后小憩。晚往天升观伦敦班歌舞杂剧。

四月一日 星期日 晴，和适，傍晚忽风沙，转冷。浴。侍母亲至特一区公园看小桃花，春光明媚，颇畅心目。后余复步至维多利公园，始登车返宅。午后，至浙江义园吊沈元裳夫人丧。与仰山谈园中种花树布置法。收拾行囊，以备明晨进京。殷郁之来，未值。

四月二日 星期一 晴和。早车进京。车至魏善庄，因让兵车先开，遂误点，到京已一时许矣。住六国饭店一百一十七号。午后到行，闻幼伟及仰先言财部借款事，以数额及押品复有争执，又权搁置。往甘石桥，内子及菊女已外出，未见着。拟致杨荫荪贺电。至中央公园散步，山桃盛开，以临水榭者为最佳，观赏久之。上母亲一稟。寄次量一函。致汉章信，论准备公开事。

四月三日 星期二 晴和。浴。至甘石桥，本拟同内子携菊女赴北海一游，彼等坚欲往香山，因即同去。在香山午饭，并略游即回城。到行后，外国股票经纪人哈费来一谈。同仰先偕往石老娘胡同与叔鲁一晤，彼颇主张津行在一两月后亦即公开，于头寸运用之处，亦有许多误解，而自以为真见。

四月四日 星期三 晴和。浴。送内子及菊女至协和医院后，即赴中央公园小步，值万儿。到行后，与仲瑜细谈不自然之所谓准备公开之利害，彼颇有见地。因嘱其暇时向王、冯等仔细一详究之。内子及菊女均在六国饭店午饭。午后与幼伟一谈。至先农坛看桃花，有数百株聚开成雾，采花之蜂薨之攒集。四、六两儿来。胡光镗（叔潜）约说话，并介绍美无线电公司人一谈，仍为其与协和纠葛事也。杨幼农寄津中里种花树图来，复信去。得次量信。小逸、廷辉先后谈。

四月五日 星期四 早阴，傍午时微雨，午后转晴。浴。侯内子及梅妹来，遂同往协和医院为内子取眼镜，到甘石桥带菊女上车。四儿亦同走，送四儿到清华学校。我等则往颐和园。到后先进偕趣园，后循长廊至万寿食堂。饭后登山至画中游观览远景，复至清宴舫买舟游南湖至铜牛处登岸，略盘桓返舟，后至玉兰堂上岸回城。中途至燕京看六儿，并以车送之至清华。回城后至甘石桥略坐，后即返寓茶点。

先农坛看桃

诵幽堂外桃多树，千花万花开似雾。
花开烂漫蜂争聚，振须展足芳粉傅。
之虫犹克遂其生，良民有田不得耕。
兵事妨农苦未已，对花欲赏愁先萦。
得乐且乐固达语，世间真乐惟太平。
千家村舍荆棘横，土蚀锄犁阡陌平。

（改订者见杂录栏）